

漓江年选 品质阅读 恒久经典

2014

中国年度杂文选编

《杂文选刊》选编 刘成信 李庆玲 主编

2014 中国年度杂文



姚宏《道光追讨腐败账》

阮直《奢靡是病毒》

周大伟《季建业们的学历》

陈小二《还有多少巨贪潜伏？》

林琳《复旦投毒案》

李富永《“把权力关进笼子”

王安《谁逍遥20年》

王乾荣《明星吸毒不臭？》

孙道荣《时间都去哪儿了》

刘诚龙《唐太宗治贪》

◆ 漓江出版社

2014中国年度杂文

《杂文选刊》 选编 刘成信 李庆玲 主编

◆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14 中国年度杂文 / 刘成信, 李庆玲主编; 《杂文选刊》选编.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1

ISBN 978-7-5407-7447-9

I. ① 2… II. ① 刘… ② 李… ③ 杂… III. ① 杂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16788 号

2014 中国年度杂文

选 编 《杂文选刊》杂志社

主 编 刘成信 李庆玲

责任编辑 庞俭克 周群芳

封面设计 石绍康

责任监印 周 萍

出 版 人 郑纳新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773-2583322 010-85893192

传 真 0773-2583000 010-85890870

电子信箱 ljcb@163.com

网 址 <http://www.Lijiangtimes.com.cn>

<http://www.Lijiangbook.com>

印 制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7447-9

定 价 39.80 元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季建业们的学历·····	周大伟 (1)
不留神“捡”了个大楼·····	王 安 (3)
“富贵无边”与“富贵不全”·····	汪金友 (4)
又大又小的钱·····	吕 游 (6)
政协不是培训班·····	何 龙 (7)
从房姐看楼市·····	周太友 (9)
人类侵动物权发凡·····	毕家龙 (10)
率性之思·····	凸 凹 (12)
信札里的痛史·····	周光理 (13)
美女的羊头狗肉·····	王 安 (14)
假如没有这场师徒反目·····	高 路 (16)
“神医”胡万林·····	王石川 (17)
宋江复活记·····	郭震海 (19)
城市之殇·····	刘剑飞 (20)
李绅给我们的启示·····	王厚明 王建军 (21)
一个英国人得到的回扣·····	莫 菲 (23)
天堂应该是图书馆·····	王 地 (25)
救助童工·····	陈 卓 (26)
别去碰它·····	周志龙 (28)
体罚的手与陶行知的糖·····	李 云 (29)
还有多少巨贪潜伏?·····	陈小二 (30)
土豪办婚礼·····	赵 普 (31)

守护生命·····	郑海啸 (32)
衡阳贿选案的法律善后·····	王 琳 (34)
局长的包·····	左怀利 (35)
张曙光的“院士梦”·····	杨耕身 (37)
体育明星被骗·····	王石川 (39)
喝了酒,话就顺溜了·····	吴 非 (40)
金玉其内,方能光华其外·····	王乾荣 (41)
风险大及不害怕·····	阮 直 (43)
不该丢失同情心·····	晨 光 (44)
害羞的驼·····	陆春祥 (45)
奢靡是病毒·····	阮 直 (47)
也说“弃婴岛”·····	何 申 (48)
会所中的“歪风”·····	单士兵 (50)
400年前威尼斯人的素质·····	王 安 (51)
抬举·····	吴若增 (53)
假如乔布斯和盖茨当了公务员·····	刘植荣 (54)
道光追讨腐败账·····	姚 宏 (56)
地下赌场·····	胡印斌 (57)
复旦投毒案·····	林 琳 (58)
时间都去哪儿了·····	孙道荣 (60)
20万“金钱玫瑰”·····	何 龙 (61)
教授是个什么样·····	王开林 (63)
矫情喊累·····	孙振华 (64)
艺术品与“面子工程”·····	石 破 (65)
人生的特点是未知·····	彭 俐 (67)
中国人,你缺了什么·····	梁晓声 (68)
窗外的大树·····	周有光 (70)
文人的操守·····	周树山 (72)
溺爱是孩子的灾难·····	艾小羊 (73)
你不懂猴子的心·····	李金鹏 (75)
唐太宗治贪·····	刘诚龙 (76)

被囚禁的野性	刘利勤 (77)
“政府代赔”及纳税人埋单	晏 扬 (78)
科研经费沦为“唐僧肉”	宋广玉 (80)
免签的意思	张心阳 (81)
“超级妈妈”	斯涵涵 (83)
储藏室里空荡荡	凌 河 (84)
清官是一块官场招牌	张 鸣 (85)
“把权力关进笼子”	李富永 (87)
跳江的警示	单士兵 (89)
骑虎难下,你懂的	苏文洋 (90)
50年前的医患关系	何 龙 (91)
高考誓师“大会”	王 聃 (93)
给领导拍照	韦良秀 (94)
煮大虾与提款机	刘兴雨 (95)
金色大厅与老农出书	何 申 (96)
全是小事情	吴 非 (98)
富二代的选择	肖复兴 (99)
如果情色成为一种时尚	戈 洛 (101)
乡愁不是阿房宫	秋 末 (103)
富而不贵就是土豪	阮 直 (104)
不值钱	钱凤伟 (105)
谁逍遥 20 年	王 安 (107)
教育是什么	丁 辉 (109)
应该痛心的是什么?	欧 阳 (110)
文化岂能只是一个“钱”?	袁跃兴 (112)
与奥斯维辛擦肩而过	李治邦 (113)
卡马乔给佩兰的一封信	佚 名 (115)
周海婴道歉感言	陈 新 (116)
“另案处理”变成“另案不理”	殷国安 (117)
最可靠的	秦 海 (119)
打掉黑“保护伞”	李尚儒 (120)

诺贝尔故居行	关颖 (122)
填平城市的黑洞	王晶晶 (124)
解困	宋超 (126)
为裸官画像	张贵峰 (127)
“全民责任”？	阮直 (128)
富人不妨听听盖茨的忠告	钱夙伟 (130)
民主生活会	剑锋 (131)
监督公车的老人	石述思 (133)
点“穴”	刘兵 (134)
“心态”问题	凌河 (135)
谁使囚犯成“大爷”	张桂辉 (137)
“好看不结实”	于文岗 (138)
“死不起”只是钱的问题？	陈向阳 (140)
为何要得零分	周东江 (141)
狗肉馆前一条狗	张心阳 (143)
奥斯维辛特遣队	查一路 (144)
怀念中学时代	叶兆言 (146)
土地中了什么邪	秦珍子 (147)
虚伪的素质教育	熊丙奇 (149)
作家的包装	阎纲 (150)
公安局长的多张身份证	王聘 (152)
舌尖上的“暴力”	黄自华 (153)
学会谦卑	李炜光 (154)
亲自感知的世界	张勇 (156)
根叔与学生的遗憾	郭文婧 (157)
撇开不值得定律	张丽钧 (159)
官员与私企“勾肩搭背”之说	李富永 (160)
谣言真假	梅桑榆 (162)
中国式的门	徐璞 (163)
“虎”患应从“蝇”病医	戴冠伟 (164)
“死都拦不住贪”	赵勇 (165)

秦始皇写一部，孟姜女写另一部	黄永玉 (167)
补上好人这节课	梁晓声 / 口述 王 一 / 整理 (168)
贪官的“藏钱术”	时言平 (170)
生而为鱼	张 盼 (172)
成语杂侃	张 峰 (173)
我们的敬畏和偏见	张 斌 (174)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王开岭 (175)
48 小时的沉默	东方小四 (177)
高官腐败频发的场域	沈 栖 (178)
贪官的“职业风险”	游宇明 (179)
踢	尤 今 (180)
世上本无诸葛亮	陈四益 (182)
短命的文化长廊	堂吉伟德 (183)
《阅微草堂笔记》小札	徐 强 (184)
“AB 面”下的官员脸谱	石敬涛 (186)
拍马者的奴隶	朱铁志 (187)
民女致贪官情妇之信	马亚丽 (189)
人生哲思	陈思炳 (190)
中国大学为何难获企业家捐赠	熊丙奇 (191)
一封写给房地产商的感谢信	云恋风 (193)
关于“名人”“名牌”	高 深 (194)
规划不能成“鬼画”	阮 直 (195)
动物们的财产公示	马朝虎 (197)
少数人就不需要尊重?	陆勇强 (198)
上头条	陈鲁民 (199)
贪民之害	梅桑榆 (200)
看到过的遮羞道具	曹 林 (202)
多退赃款“闹乌龙”的笑点	羽 戈 (203)
医托自述	吴兴人 (204)
产妇之死何以引来群情激愤	李泓冰 (206)
局长万能还是权力通吃	姚文晖 (207)

我想要一个真实的明天	白旭 (209)
还有多少“肖园长”?	刘可 (211)
“看父敬子”与“看子敬父”	汪金友 (212)
30 万美元买一个区长?	凌河 (214)
降级之后	茅家梁 (215)
夜话李伯元说“官气”	齐世明 (216)
小过从重与大过从轻	李富永 (218)
打“大老虎”的难与易	李学梅 (219)
瞎折腾与“官场风水”	严辉文 (221)
迟到的交心	杨心球 (222)
人身上最浅薄的部位	晏建怀 (223)
明星吸毒不臭?	王乾荣 (225)
跟着“红头文件”有肉吃?	张丽 (226)
该好好拾起“修养”这门学问	沙洲 (227)
瑕疵, 瑕疵, 有多少生命被你夺走	苏文洋 (229)
人生中有些事不能做	韩小蕙 (230)
高校“迎新”标语背后	吴学安 (232)
贪官当知耻	南方朔 (233)
“招呼抵万金”中的权力魔方	何龙 (235)
半年塌 14 次的路到底患啥病	陈卓 (236)
从“非升即走”想到人才观与教育本义	江广 (237)
“豹子胆”与“势利眼”	司马童 (239)
越差的“高校”越敢收费	何三畏 (240)
一个北大学生会主席的堕落	石述思 (241)
解字	司空剑 (243)
你为什么穷	苏更生 (244)
8 亿元广场说拆就拆	刘道彩 (245)
一生挣多少钱才算够	冯唐 (247)
我是一棵树	刘橡皮 (248)
“诺奖”洋女婿与咱何干	禾刀 (250)

季建业们的学历

周大伟

据官方公开的信息显示，季建业 1957 年 1 月出生，1975 年 3 月参加工作。季建业并没有本科大学学历 [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7 月，曾在苏州大学政治系干部专修科学习，其间还担任着江苏省苏州地（市）委宣传部宣教科副科长]。但是，1999 年 9 月至 2002 年 6 月，他在担任江苏省扬州市市委副书记、市长期间，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法学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2003 年 9 月至 2006 年 6 月，他在担任扬州市市委书记期间，成为苏州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在职博士研究生”；又据学术批评网披露，2009 年至 2010 年，他在担任南京市市长期间，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的“在职博士后”。

大致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里，季建业马不停蹄地攀升到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点。几乎他的官位每提高一级，他的学历也随之提高一级。

恕我孤陋寡闻，见过官员读“在职博士”的，但真没见过能从“在职硕士”一路绿灯读到最高段位“在职博士后”的。利用 10 年“在职时间”径直摸到中国高等教育天花板的人，就只有这位刚刚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免职的江苏省南京市市长。

事实上，博士已经是高等教育中的最高学位，而“博士后”并不是一种学历，而只是表明一种工作经历。依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博士后研究人员一般不超过 40 岁，在职博士后研究人员还需要提供脱产证明；对博士后研究人员不能再授予其他任何名义的学位称号，同时“博士后”也不是专业技术或行政职务。

然而，可笑的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很多人把“博士后”看成比博士更高一级的学位。或许，这就是季建业“在职博士”毕业了还想去读“博士后”的主要原因，更何况他年龄早已超过 40 岁，也不可能提供所谓“脱产证明”。

每当看到“硕士”、“博士”这些字眼，我的脑海里就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那些没日没夜坐在教室里，或者黎明前就在图书馆门前排队、抢座位的莘

莘学子们。季建业的工作记录表明，近十年正是他一生中最忙碌的十年，身为一个拥有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的市长，每天大会小会、讲话汇报、征地拆迁、挖坑砍树、开工剪彩、出国考察、迎来送往，能有多少时间来读书、应付课程、考试和写学位论文呢？

人的精力和能力总是有限的，从季建业的人生经历看，他显然是“比别人聪明一点”，但季建业绝不是超人。比如，从季建业的博士论文里人们就发现了破绽：早在6年前就有人提出指控，季建业的博士论文涉嫌抄袭他人论文。从被侵权人罗列的证据看来，这一指控有理有据，季建业事后也未作任何回应。此外，依照公众的一般判断，他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论文”是否真的由他本人撰写完成，其中依然悬疑重重。

近十几年来，官员们的学历年年跃进，文凭逐浪攀高。可是，这与我们今天所见所闻的事实大相径庭。很多官员平时并不热衷读书，或忙于工作事务无暇读书，但他们却往往能在短期内“大跃进”式地取得学位。那些身居高位或者准备身居高位的官员们，之所以需要这样一纸文凭，显然为的不是更新知识，而是在寻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升迁铺路石。

官员学历造假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腐败行为，不但损害了高校的学术风气，助长了官员造假之风，同时也侵占了全日制大学在校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其结果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公平和信用造成不良影响。

这些年，每当人们谈起中国的大学，一些图案就会浮现于我的脑海。一幅图案是：那些在教授们面前目光焦虑、神情紧张、恭敬谦卑的年轻学子们，他们勤奋好学、求知若渴。另一幅图案是：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学的硕导和博导们（以法学和经济管理类专业最为突出）开始成为一些官员的座上宾。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全日制大学的教育资源都是有限的。冷静下来仔细想想，这些廉价的文凭又是怎么被出售给这些官员的呢？难道我们的大学就没有责任吗？

【原载2014年1月（上）《杂文选刊》】

不留神“捡”了个大楼

王 安

黑龙江省海伦市市委书记佟伟老委屈了。据报道，佟书记说，去年下半年他最尴尬、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应对“穷县豪楼”的质疑。

“质疑”这词用得客气，除非弱智，黑白分明得惨烈，有嘛质疑？海伦市虽贵称“市”，实乃180多万人口的农业县，数据显示，全市农村贫困人口近17万人，年人均纯收入不足1300元，70%的农户靠拾贷、借款维持生产生活。

终于，阳光冲破雾霾。在2012年初，海伦市晋升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行列，费老劲儿了。但与这贫困县对照的是，海伦市新整了个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的豪华政府办公楼，据说投资过亿元，领导们一人睡八间房也填不满。

明摆着，这黑白两物必有一假：要么海伦市贫穷是伪，要么海伦官家豪要是真，用不着质疑。

说佟书记委屈，是因为这大楼是前任的项目，他只是继承者，却背了黑锅。逼急了，佟书记甚至想把政府机关搬出去。

但这新大楼没有哪家企业用得上，如果让给医院或学校，办公楼又不合这些机构的口味。眼下按照中央办公用房的规定，海伦正加紧整改，政府大楼里填进了1000多人，但仍空出很多办公室，还需要数百人搬进来才能达标。

于是琢磨，能否辟出新办公区，把公检法等单位搬进来？然而新的潮流是，增强司法的独立性，搬进政府大楼，低头不见抬头见，显然不合潮流。何况，公检法腾出的旧办公楼怎么办？

正在佟书记委屈时，海伦出来给他解围了，说新办公楼是招商引资之后，用旧政府大楼置换的，并未花财政一分钱。

这个围解得不周全：政府财政没花钱，那大楼就是白捡的吗？这事要是放在小朋友那里可以成立：狗蛋，我捡了个冰棍，你瞧这质量，晒了八小时了，还邦邦硬。狗蛋善良，就乐呵呵地笑纳了，白吃了硬邦邦的冰棍，甯稀

也不找后账。

但放在佟书记那里就不对劲了：老书记说，小佟呀，我捡了个大楼，送你了，你小子运气好，一来就有的得瑟了。那佟书记是何等人？水平高见识广，怎会相信天上掉馅饼的谣言。虽然佟书记头脑清醒，但大楼已经盖起来了，空着也是浪费，睡就睡吧，管它是捡来的还是偷来的，反正不是自己干的。就这一念之差，让佟书记烦恼至今。这么一说，佟书记也算不得委屈，到底还是没经得住诱惑，进了疑似捡来的大楼。

有记者嘴毒，说海伦“旧大楼置换没花财政一分钱”是官谣，海伦市把新楼周边数十万平方米土地作为补偿划拨给开发商海伦锦江世纪房地产开发公司，把国有土地贱送，这数十万平方米土地的价值，远超过开发商的投入。

确实，海伦的解围不一定全都是假的，盖大楼可能真的没动财政一分钱——但这更可怕：难道在财政之外，官员还有大把的钱去“捡”楼吗？有呀，不管是官家还是民间，都承认有预算外资金，只是各种算法不同，数额各异，可确定的是，全国财政收入的大数是十万亿元，但在这之外政府还有一大笔收入，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土地出让金。

土地出让金是怎么个土豪？把土地从农民手里低价“整过来”招拍挂，让开发商血拼抬天价地王，于是土地出让金大涨，政府口袋爆鼓，还不用惹财政预决算程序的麻烦，不劳人大代表操心。有钱呀，左手捡个楼，右手捡个楼，玩似的。

这海伦政府大楼项目，稍有一点不同，可能没动财政一分钱，甚至连招拍挂都不走，根本就没见个钱毛儿，直接以物易物了，以土地换大楼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没有把社会财富出让，违规改善了自己的办公条件。

至此，我们就晓得了，虽然没动财政一分钱，但那大楼不是捡来的，是政府用社会财富换来的。至于换得是否公平，是否合法合规，那再另说吧。

【原载2014年1月8日《中国青年报·世说新语》】

“富贵无边”与“富贵不全”

汪金友

著名画家俞仲林举办了一次个人画展，展出的那幅《牡丹图》被人买

走了。

过了两天，俞先生收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那个人在电话里说：“前天，在您的画展上我买了一幅画，能不能退掉？”俞先生问：“哪一幅？”对方答：“就是那幅《牡丹图》。”接着他又说：“那图上有一朵牡丹花正好被画在边缘上，只有半朵。人们都说这叫‘富贵不全’，不吉利。要么退货，要么减价，我总不能把‘富贵不全’挂在家里呀？”

俞先生耐心地听完对方的叙述，然后故作惊讶地说：“哎呀！我可没想到您叫它‘富贵不全’。我在动笔之前，可是按‘富贵无边’来构思的，您愿意退就来退吧。”对方一听：“噢！是‘富贵无边’啊，不退了，不退了！”

这个买画的人也太可笑了。一说“富贵不全”，就急着退货；一说“富贵无边”，就如获至宝。真正的富贵，是实实在在的生活，也是努力奋斗的结果。怎么会因为一幅画，说“不全”就“不全”，说“无边”就“无边”？我猜想，这个人的富贵不是从正道上来的，所以他内心非常空虚，希望从画中找到心灵的安慰。

这不由让人想起“风月无边”的故事。在杭州西湖的湖心岛上，有一块石碑。上边刻着乾隆皇帝当年题写的两个大字：“虫二。”每有外地游客到来，当地的导游都会问：“请看，这‘虫二’两个字是什么意思？”一开始，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后来导游告诉大家，这个字谜的正确答案，是“风月无边”。因为繁体字的“风”，就是“虫”字外边加个框；而“月”字则是“二”字外边加个框。

用“风月无边”形容美丽的景色，非常准确，也非常巧妙。既可以让人陶醉其中，又能够产生不尽的想象。走遍了地，却走不遍天；触到了风，却触不到月。

人生的富贵，也能“无边”吗？有了十万，还想百万；有了千万，还想亿万。过去的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应该算是“富贵无边”了，但没有一个“十全十美”。这方面满足了，那方面不满足；自己满足了，别人不满足。所以追求“富贵无边”的结果，往往是“富贵不全”。或者丢掉了性命，或者丢掉了江山，或者一生都殚精竭虑、焦躁不安。

看看我们的周围，也不乏追求“富贵无边”的人。有的本来是个穷光蛋，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房子、车子、家业、存款等该有的都有了，但他们又觉得自己的老婆不顺眼，或者经常在外“尝尝鲜”，或者干脆领一个年轻

美女来“接班”。还有些人，本来是个平头百姓，后来平步青云，一步步升到了处级、厅级，但他们“县丞主簿还嫌小，又要朝中挂紫衣”。即便如愿以偿，仍然担心离退之后，富贵生活难以持续，于是就到处伸手，大肆贪污受贿。最后东窗事发，把原来有的也都失去了。

越想“富贵无边”，就越“富贵不全”。只有知足者，才能常乐。

【选自大公网】

又大又小的钱

吕游

一

津巴布韦前些年曾发行过面额为一百万亿元的纸币，成为当时地球上面额最大的钞票，世界为之震惊。

一张薄薄的钞票就一百万亿元，在这样的钞票面前，那些让无数人仰慕的亿万富豪，原来也不过如一张纸一样很薄很轻。

二

记得好多年前，某地疯炒君子兰的时候，一盆标价上百万元的君子兰，转眼间便仅值几十块。君子兰还是那个君子兰，可钱已经不是那个钱了。

谁贬值了，是钱还是君子兰？都是也都不是，是人对君子兰的心贬值了。

心发狂了，石头也会变金子；心贬值了，金子也能成石头。

想起在十年“文革”中，多少人的心发狂了，多少人的心贬值了，一切金子都成了石头，一切石头又都成了金子……

只有金子是金子、石头是石头的社会，才是正常的社会。

三

一韩裔美国穷画家为一公司画了一年画，得到的报酬是该公司几千美元的原始股票，使他再次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

7年后，该公司股票上市，他持有的原始股票价值两亿美元。

画家还是那个画家，股票还是那张股票，让你一贫如洗，也让你一夜暴富……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凡人还是那些凡人，却常常看不到一贫如洗，只羡慕一夜暴富——这是人人都暗藏着的弱点。

四

你赚了一万元钱，这一万元钱本身并不会兴奋，它还是它，只有你的心在为赚得的这一万元钱而兴奋。

你丢失一万元钱，这一万元钱本身并不会痛苦，它还是它，只有你的心在为失去的这一万元钱而痛苦……

对世界来说，钱还是那个钱，心却不是那个心了。

对一个人来说，钱不是那个钱时，心仍是那颗心——这是很多人都缺少的。

五

1974年，我下乡到鹿楼公社冷泉农场，在农场拼死拼活干了近一年，年底才分红28元6分，就这点儿钱当时还舍不得花，总想存上等以后再花。

现在，我一年工资近10万元，办公室里坐一天等于39年前风里雨里干9年。

那时的一点点钱那时花，或许还能买到那时的许多快乐；那时的钱若放到现在花，还能买到当年的多少快乐呢？

1974年的钱，能买到2013年的幸福吗？

【原载2014年1月（上）《杂文选刊》】

政协不是培训班

何 龙

周星驰前天出现在政协第十一届广东省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开幕会场，一如既往地吸引了大批记者。今年不再迟到的周星驰在面对记者“如何担任政

协委员”的问题时，其答案也一如既往：“我是来学习的。”

“来学习”也许是“星爷”的客套话。港台明星不像一些一出名就戴上墨镜的内地明星，大多都有不摆架子的美德。周星驰说“来学习”，可能是他有意放低明星身段。谦虚总能受人喜欢；大明星谦虚，那就更容易令人心花怒放了。周星驰以他的谦虚，向人们示范了真正大明星的风度。

“学习”两个字带有浓厚的“内地特色”，是一个仰视和接受教育的动词，在香港土著阶层并不流行。香港回归之后，大量明星到内地拍摄影视剧和广告，他们经过耳濡目染，学会了“学习”。周星驰两次参加政协会议时都说来“学习”，证明他是一个刻苦“学习”的香港明星。

但政协不是培训班，不是用来培训如何当政协委员的，而是用来协商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等重要问题的。政协委员通过建议和批评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作用，在理论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角色。合格的政协委员，在开会之前要通过调查研究，准备向大会提出提案；开会期间，要积极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不辜负自己的角色使命。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明星名人当上了政协委员。这些明星名人来自不同的群体，反映了不同的利益和声音；而且明星名人粉丝多、影响大，同样的提案经他们之口，能引起更大的关注。

实际上，像卓别林这样的电影明星，他同时也是出色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演员出身的里根和施瓦辛格，就分别担任过总统和州长；秀兰·邓波儿还先后“扮演”过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代表、美国驻加纳大使和美国礼宾司司长等多种政治角色。但一些明星尽管是影视圈中的优秀演员，却未必是政治领域里的合适角色。

因此，在明星中遴选政协委员时，应该更多地考察他们有没有相应的参政议政能力和热情，而非过多地看中他们的名气。在香港演艺界，就有不少有政治思想和参政能力的演员和导演，尽管他们的名气没有成龙和周星驰大，但在参政议政上，却远比这两位大明星更有资格。

读者和观众大多是明星的追光灯，这决定了媒体需要寻找吸引眼球的磁铁，因而当政协会议中出现重量级明星时，就会吸引几乎所有的长枪短炮录音笔，使那些带着厚厚提案和装着满腔腹稿的委员成为明星的背景。这时，明星委员的一言一行都在决定着会议属性——合格的明星委员将使政协会议更有成效，不合格的明星委员则往往以“雷语”、“怪论”把严肃的会议变成了滑稽的喜剧。而那些总是没时间或者不愿意参加会议的明星，政协就不